

## 公孫丑章句上

3 - 1

公孫丑問曰：“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（犹兴也）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子誠齊人也，讥齐人自大也。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問乎曾西（曾參之子）曰：‘吾子與子路孰賢？’曾西蹴（不安貌）然曰：‘吾先子（曾參）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’曾西艱（愠怒）然不悅，曰：‘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管仲得君，如彼其專也；行乎國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。管仲器小，不能助成王業。這是孔子說過的。後儒多以管仲為比，如諸葛孔明，亦同。爾何曾比予於是？’”曰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為也，而子為我願之乎？”

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。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為與？”

曰：“以齊王，由反手也。謂齊王之盛，統一天下條件已俱。”

曰：“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”

曰：“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，仁者始終南面。猶運之掌也。自治而已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虽有賢人，若以國為私，不能久也。否則，何有文王？文王亦然。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，不能自主，所以為民也。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反心早有，是謂賊乎？齊人有言曰：‘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（今之鋤頭），不如待時。’今時則易然也。現在正是時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人口稠密。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地足夠大。民不改聚矣，民足夠多。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也看齊王是不是這塊料。且王者（天下之王，非指齊王）之不作，未有疏（久也）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與仁政對。對外圖霸則內政必虐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戰國亂世，百姓最難。飢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。孔子曰：‘德（惟謂仁者之德政）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’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非仁君而行仁政，雖得逞一時，必不能久也。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齊之霸，倒懸之因也。猶與虎謀皮，可得乎？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。倘非仁君，或以為朝諸侯而有天下，不如獨霸天下之專制也。”